外

袁



颜

颜妍,1991年生,作品散见于 《儿童文学》《中国校园文学》《少年 文艺》等杂志。曾获第三届《儿童文 学》金近奖、第七届周庄杯全国儿童 文学短篇小说大赛优秀奖、2018年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出版有长 篇小说《女孩何亭亭》。

想见阿澄

这个想法在皂皂脑海里出现的时候,树枝上红色 与绿色的彩灯正在被点亮。

"左边,往左边一点。过了,右边,往右边。"

指挥着电工的服务员转过身,一股混合肉桂与白 糖气味的热风,就这样撞进皂皂怀里。服务员扶了扶 头顶节庆风格的红帽,对她粲然一笑:"要来杯热拿铁 吗? 甜橙风味的,是新品!"

皂皂的耳朵红了。她垂下脑袋,好像脖子变成了 一块完全没有支撑作用的果冻。

"我……"皂皂的嘴唇摩擦着。这一刻,她无比想 念阿澄,想念他侃侃而谈时发亮的眼睛,想念他抬起下 巴时利落干净的下颚线条。她的眼睛有点模糊了,胸 腔像被塞了一条毛绒绒的帕子。她是如此的蓬松与柔 软,可同样也窒闷得喘不过气来。

皂皂最后还是买了一杯甜橙风味的热拿铁。价格 是贵的,味道是怪的。皂皂很心疼,可她实在不知道该 怎样拒绝。

皂皂捧着拿铁走回出租屋。红色的饮品包装,在 夜色里像盏灯,而她则是雪夜里为大人物掌灯的宫 女。皂皂很快被自己的这个想法逗笑了。就算在想象 的世界里,她也只是路过的配角。

皂皂转进窄小的楼道。楼梯真窄呐!墙壁和栏杆 狠狠贴着她的身体,潮湿的霉味让她觉得仿佛走进了 某种爬行动物的洞穴。

闹哄哄的节日歌在单薄的房门背后响着。门打 开了,她的合租室友探出头,深蓝色的眼影在她眼 角晕开,口红干巴巴地粘在嘴上,像一朵正在凋零 的玫瑰。

"嗨,我们在开派对,你来吗?"如同映衬着她的话, 房门里的几个年轻男人对皂皂举起了啤酒罐。

她真想逃跑。皂皂的汗毛站立,脚趾头在脏乎乎 的帆布鞋里已经完全蜷缩了起来。她感到自己下一秒 就要跑出去,可最终她只是说着"不用了",然后跳进自 己的小房间,用被子将自己全部包裹起来。

黑暗让她感到安全。皂皂睡了过去。她梦到了遇 见阿澄的那天。

那是她刚到大学的第一天。她从偏远的南方小镇 北上,坐了三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仍然神采奕奕。她张 大眼睛,语调里带着南方乡音的模糊与软:"你好,请问 你知道大礼堂怎么去吗?"

她问得清脆又大胆。她不知道什么是羞耻,或者 说,因为对这个世界的无知,她还没来得及了解与体会

高瘦的男生转过来,他琥珀色的眼珠瞪大了一下, 很快荡出一个清爽的微笑:"往东走100米就到。"

"谢谢!"皂皂朝他挥手。她的心脏怦怦直跳。她 以为这是对新生活的亢奋与激荡,可等到刚才的男 生走上舞台,作为新生代表发言时,她才意识到,这 是爱情。她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确认了。爱情在她 的人生里盘旋了那么久,可降落的时候,却是如此安静 与轻巧。

于是皂皂睁大眼睛,拼命地凝视讲话台上那个小

小的名牌。 "澄",这是她看清楚的字。可他的姓是什么?是 苏,还是宋?是林,还是王?

记不清了。可她怎么会记不清楚自己最爱的人? "呼、呼……"

皂皂惊醒过来,她一看手表,3点43分。她感觉自 己睡了好久,可这个冬夜却仍然没有过去。门外的派 对似乎散了,一点声音也没有。皂皂像条脱水的鱼,怔 怔的。她心里仍在想:阿澄姓什么呢?

皂皂按亮了手机,她的手指磨蹭着通讯录里置顶 的"阿澄"的名字。这些年里,她的手指无数次在这个 界面弹跳过,可没有一次真正拨打出去。她涌出一种 异常强烈的冲动——她想跟阿澄讲话。当然,她是绝 对不会问"你姓什么"这样的傻话的,她只是想问问他: 阿澄,你过得好吗?

在察觉到的时候,皂皂已经将这句话说出了口。 她小小的声音,向空中抛出又落下。她感到那股熟稔 又陌生的热切,从她身体里很深的地方涌上来。她跳 起来,抓着自己的外套跑出去。

皂皂在共享单车上用力地踩着踏板。城市从个 性模糊的集体四散成更加鲜明的群落,一簇人围着 路边摊在买热红酒,一簇人蹲在马路上发出响亮的

昏黄的路灯指着皂皂的路。她曾经在校友录上看 到过阿澄所在的公司,她要去买一份热乎乎的早餐,在 阿澄上班前送给他。皂皂有点恍惚,她曾经无数次这 样不顾一切地奔向阿澄在的地方。

阿澄丢了身份证的消息,是舍友告诉皂皂的。 "你看,如果找到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哦。"舍友

指给皂皂看学校公众号刊登出的寻找失物消息。

皂皂的脸一下红了。"你为什么给我看这个……"

舍友耸耸肩:"感觉这个人挺没安全意识的,电话 就这样留在公开的地方,是不是很好笑?"

才不好笑呢! 皂皂在心里反驳,可她只是附和着: "是呀,你说的对。"

舍友走后,皂皂仔细地将阿澄的电话存进了手机 里。她翻看了好几次,确保自己的通讯录里真的加入 了"阿澄"这个人。她幸福并恍惚地抱着手机,就像她 这几年幸福并恍惚地抱着"喜欢阿澄"这个秘密。

皂皂没想过告白。不,也许在一开始的几个月,她 确实是想过的。但勇气是棉花糖,攥久了,就会化成黏 糊糊的糖浆。糖浆很甜,可糖浆不好看,糖浆见不得 人。她带着一瓶永远不会送出去的水,去看阿澄的辩 论赛;路过阿澄宿舍楼时,她总要抬头,她说她在看天, 实际上只有她知道,自己是在看那个望过无数遍的窗

她花了多少时间来找阿澄的身份证? 直到她找到 身份证后,她也没有拨打那个电话。她将身份证交给 了阿澄的舍友。这样就够了,只要能帮上阿澄一点忙, 就够了。而因为用力握过阿澄的身份证,在手心里留 下的四个鲜红印子,就当是她这次偷来的一点念想吧。

皂皂踩动自行车的速度慢了。

她看到路边橱窗里映出的那张脸——丘陵一样的 眉毛,弯月一样的眸子。

是阿澄吗? 皂皂搓揉着眼睛。然后她看清了,那 张脸不是阿澄,是她,是那个心头有很多情绪,可以与 陌生人搭话,做了很多傻事也不要回应的她。

这一刻, 皂皂发现她想不起阿澄的脸。

不爱了吗?她要怎样凭借伶仃的记忆,去爱一个 不记得姓氏与面孔的人?可皂皂几乎立马就否定了这 个想法。她告诉自己必须要爱阿澄,必须要这样怀揣 着爱,才可以保证她不会忘记。

也许,她就不应该去找阿澄。皂皂调转了车头。 天边浮起一些暧昧的光线。彩灯仍在闪烁,红色的、绿 色的,可到底不如夜晚时明亮。太阳即将升起来,皂皂 也要换上套装和高跟鞋,踩着早高峰,跟着人潮一起涌 进办公楼里去。

阿澄。

她在心里念这个名字。

阿澄。阿澄。

她踩自行车的速度越来越快,她松开了把手,风把 她没有扣住的外套吹翻得像两片翅膀。那是彩灯今晚 最后的闪耀时刻。

火盆中偶尔蹦出几粒火光 如流星般快速划过众人的视线 故事在平铺直叙中搁浅 而北风,正酝酿着某种推力

夜的深度往往取决于 睡意抵达的时间。天亮便是 山长水远,腹中的词语 一旦冲出牙关就比木炭耐燃

再多叮嘱都表达不尽 担忧、牵挂和依依不舍。背包 依靠在墙角,不久 便会从中分娩出第二个故乡

长与短的相对论,在一次次冲泡 茶水的过程中被推翻 鸡鸣和狗吠声一阵接着一阵 将冬夜换算成具体的时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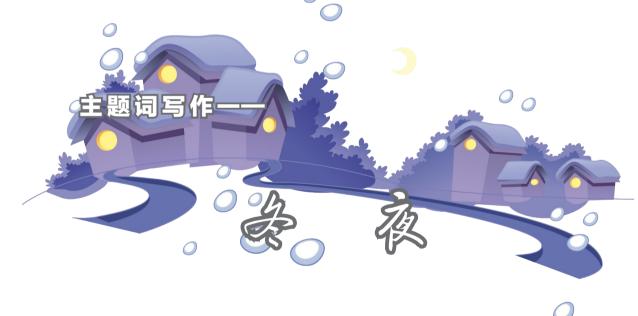
灰烬盖住燃烧的木炭,正如 欢笑掩盖离情别绪。围圈而坐者 环抱成一个隐形火炉 每个人都是无可替代的部件

斜挎少年

曾经斜挎的书包,像一个百宝箱 这些年,他陆续从中取出 通向大山外的地图和解放天性 的五线谱。冬夜很冷 他来回拨弄弦,扯着嘶哑的嗓子 试图解除寒冷对人们出行与 漫步的禁令。青春的滚烫和激情 点燃他手中的吉他 每位不期而遇且驻足聆听的人 都获赠一个火把。盒子里 不同面值的纸币和硬币越来越多 仿佛所有遗憾和追忆都在 跳动的音符中变成一张刮刮乐 未曾涉足的远方到底有多远 生命之歌到底有几个音阶 当双手情不自禁队口袋里伸出來鼓彎 最初的梦,便巴成燎原之势

袁伟,苗族 1994年生人, 江苏 省作协签约作家 南京市第三期"青 春文学人才计划 子江》《民族文学》 《北京文学》等刊, 春光》《草戒指》





成都的夜最先是从低洼处洇散的。趴在川西 雪原上的霞光突然转身,一小坨黑猛地朝盆地底 部砸了下去,不等有所反应,迅速炸裂开来,黏稠 的暗影先于昏黄的灯柱攫住四处突奔的道路,继 而一寸寸爬上玻璃幕墙,把夜挂上城市的末梢。 这样的夜,生硬、凛冽,绝无故乡那般绵密熨帖。

当再次谈及故乡这座废置已久的矿藏时,底 楼食客们的嘈杂声响正从咕咚冒泡的汤锅中溢 出,叫嚷声切入耳郭,棱角分明,伴随车轮疾驰的 唰唰声、货运专线沉闷的呜咽声、酒鬼们含混的谩 骂声。有那么瞬间,我切实感觉到自己被一团灯 影牢牢钉在墙壁上,思绪在光晕里晃荡;而书桌咫 尺见方,静谧处布满折痕,从平面到立体,从单调 到潦草凌乱,记忆的线头锁住黑夜脖颈,仿佛被囚 进一座固体的苍穹。一扇窗兀自打开,所有声嚣 悬空飘浮着。

乡村的黑夜史料般记载着大大小小诸多事 宜,而乡村葬礼则完整刻录了寂静的形状、色泽 和气味。外祖母出殡前,我曾做过一名守夜人。 凌晨4点,阴阳师的锣鼓镲钹和喋喋不休的诵经 声提醒着我这一事实,尽管在此之前我已熬了两 个通宵,尽管那些喑哑的哭泣早已佐证不了新鲜 的感情,尽管内心一盘散沙,我仍要跪立于棺木 前,让我黑暗中的整体主义悲伤适应于局部的麻 木。我不知如何松绑嘴里发涩的字词,它们被焊 接得异常牢固,仿佛置身于自我中心,在穿堂风 的吹拂下会像水流一样波动、战栗,甚至于那些 锣鼓声和诵经声也是寂静的,唯一哽咽的事物似 乎只剩下三对孜孜不倦的白烛、一对袅袅升起的

随着阴阳师有气无力的唱腔,不时往火盆里 扔纸钱的我也是寂静的。瞬间引燃的纸张被气流 的浮力烘托着昂扬向上,脱离束缚后,就连那些向 死而生的灰烬也是寂静的。仿若一组慢镜头,飘 扬的纸屑被火苗捉住,从一团团阴影退缩成一丝 丝尘坌,再到一缕缕游丝,终究朝着无人认领的地 带悠悠荡荡晃去。暗夜隐瞒了我们的不知所措, 减弱了我们的慌乱与不安。

两个舅舅面无表情地窝进劣质沙发里,用与 白天判若两人的僵硬表情点燃香烟,任由烟灰一 截截有气无力地垂下身子。真让人死气沉沉! 我 仍旧跪在蒲团凹陷处,拳头大的坑刚好容下我酸 软发麻的膝盖。院外隐隐传来猫头鹰短促的哀 号,黑黢黢的夜色掩映着冷峻的青山,袭人的寒意 拖着长长的魅影,种种境况都迫使我将手中的纸 钱扔得快一点,再快一点,更快一点,只有那样,我 才能切实地感觉到温暖,一种炙热的疼痛,像刀片

斑 夜 程川,1993年出生于陕西汉 中,现居成都。巴金文学院签约作 家,第二期"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 扶持计划"入选作家。作品散见于 《诗刊》《花城》《人民文学》等。

划破指尖。

作为夜色的一部分,棺盖上的外祖母散发着 一股淡薄的艾草味,像经过一段荒废的歧途,脚上 沾满了露珠和植物汁液。我凝望着那条分叉的小 径,静谧被无限延伸,通往黝黑的隧道,一种铁钳 般的钝力紧紧箍住我。"光消失之后,恐惧和迷信 在不同程度上侵入了我们。我们被那诡异的黑暗 所包围,而黑暗本身早已与我们内心深处的不确 定性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可预见的,这种中断和 破坏还是如此令人不安"(《古人之夜:古代世界的 夜间生活考》)。恐惧源于衰亡的不确定性,意识 到这一点,我毅然推开被黄表纸密封的柴房,在手

电筒的引领中抬起头,环视这间堆满农具与烟尘 的小屋。松木横梁上的麻绳已被斩断,一把短柄

程 川

深刻地丈量着她的一生。 母亲曾向我描述过这一梦境:外祖母侧躺在 一张太师椅里,微闭着眼,发出细细的鼾声。母亲 小心翼翼地喊她,晃动椅子,没有回应,试图拉起 她的手,却发现原本富态丰盈的外祖母竟如泄了 气的气球,只剩一张皱巴巴的皮。说这话时,母亲 正手持火钳,在火盆里百无聊赖地翻找着,笃定外

木斧歪歪斜斜地钉在横梁正中,时间的标尺精准、

祖母是想通过梦境向她传达些什么。 葬礼结束后,为避免睹物思人,外祖父重新在 堂屋支起一只半米见方的铁皮炉,那间用来生火取 暖的柴房,自此便被闲置了。空空荡荡的堂屋,空 空荡荡的孤寂,投喂再多柴火也不能把大面积的 寒冷养熟。多数时候,外祖父只能一个人温温吞 吞地烘烤着干巴巴的自己,以及无尽绵延的时间。

长夜将尽,阴阳师叮嘱我点燃院坝里那堆码 放整齐的柴垛。此时星辰尚未被夜空擦拭干净, 远远望去,一盆将熄的炭火掩埋着几粒灰蒙蒙的 火星。不知道天上的火种,是否能引燃人间的遗 物?朦胧冷清的乡野中,裂帛般的狗吠最先勘察 到空气中细微的波动,浸满水气的槐木显然被这 突然而至的声嚣怔住了,驱使着浓烟往堂屋逃 窜。舅舅提起一桶汽油猛地泼了下去,扭捏的火 光受到惊吓,顿时蹿出一条一人多高的火舌,一并 发出脆烈的噼啪声响。那是篝火在挣扎,在炸裂, 在呼救,黑白世界渐变成了暖色,一个巨大的夜的

窟窿亟待形成。而我的外祖母就如残瓦碎砾,躺 在那一团氤氲的雾霭中,躺在那一圈圈萦绕的经 文密语中,她身体里丢失的成分太多了,为了从自 我角色中脱身而出。肥硕的衣物将她装点得越发 庄重,像是正在进行一场杀青仪式的谢幕演员。 那时祷词已近乎呓语,我们追随着阴阳师,阴阳师 围绕着篝火,篝火固执地冲天直上,映照着我们酡 红的脸颊。

这并非我第一次在冬夜送别亲人。乡野传闻 中,熬过寒冬的老人便可以再吃一年人间饭,于是 冬天便成为分水岭。他们用属相冲克来淘洗谶 言,用猫头鹰的叫声趋避利害,用老鸹的啼哭占卜 命运递来的暗语,面对病痛折磨却显得异常隐忍 克制;他们说服自己囤积苦难、折磨和一切与己为 敌的事物,相信苦行僧般的虔诚里自有一座迷人 深渊;他们掰着指头计算同病相怜的亲朋故友,以 此作为肉身参照,在困顿的日常生活中相互僵 持。他们是我的亲人,也是我日渐执拗、坚硬、顽 固的组成部分,代我在文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两点 间划拉出一根最短的直线。我不断地游走在这根 钢丝上,那些消逝的脸庞始终折射着碎片化的刺 眼光芒,提醒我不要后退,服从脚下的路。

有段时间我疯狂迷恋骑着摩托在夜间漫游, 我熟知村道的走势,就像熟知山坡上的每一处坟 茔。村庄不会消亡,黑暗不会永恒,守夜人戴着他 的面具,在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时扬起一张瘦削 的脸庞,大把大把的风擦亮了他填满眼角的光晕, 只要继续向前,他就能看见新的地平线。